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錄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而義何自而托始乎是時王者不作諸侯放恣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是故諸侯各紀其年不奉天子之正朔

府五

七

矣列國各書其事不遵王者之無外矣此何等時也邵子曰五霸之時如冬如冬者地氣不升天氣不降閉塞而成抑何以望其復春耶雖以子貢之賢智尚欲去告朔之餼羊夫子告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是禮也中國所以不類於夷狄不道所以不同於禽獸何也夷狄不知有君禽獸不知有春可以人而不如之執正次王王次春凜乎大一統之旨犯之者不赦之誅也僭之者不避之罪也綱常正而體統尊人紀立而禮義出君臣大義與天地並存而不失矣

弘道錄

弘道錄

府六

義

君臣之義

史記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

府六

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

為廢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錄曰此有漢四百二十年之天下其宏綱大義昭如日星者端在此舉惜乎元功之次不及錄之遂使新城之名泯泯以至於

今也惜哉

又曰漢昭烈之不能混一也宜哉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比萬世之大計天下之大幾也項之與曹聲勢後先相望邦之與備當時俱為不敵也邦

能名羽為賊而備不能聲操之罪何耶夫君與后義相等倫方操弑伏后之時備果能倡明大義傳檄天下發喪制服正其大逆之罪明其無赦之誅然後與兵討伐天下之不響應曹氏之不斂手者幾希矣此

祖孫之一轍也不知出此而董承者區區以帝衣帶中密詔與備謀誅曹操為言嗚呼密之云然宜為人上之語哉然則三國之董異於新城之董明矣雖然承無足責當時法正號為能正諫孔明號為知大體

顧乃昧於機會徒以漢賊之言表於散關之疏亦無益矣至朱子之修綱目明書殺后其義始明豈非千古之遺恨哉漢書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

府六

二

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鈇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錄曰夫所謂規摹弘遠者蓋鑒于秦與新

之失得也夫寬於簡天之道也秦之興禁
密若不容新之與更制若不及至於衡石
程書不違暇寐此於天下之事無復漏網
之虞矣而不知天之道不若是之鎖鎖也
今夫天洪者織者高者下者無乎不容然

而未嘗與其則也人君法天以為道操者
縱者予者奪者亦無乎不有然而未嘗枉
其度也秦罷封建新限王田計較於錙銖
毫釐之間而不知土崩瓦解無何寸寸而
解也太史公亦以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善

觀人者矣

文帝二年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
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
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乃
不及句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錄曰此直言極諫之始於是賈山上疏名
曰至言然而不錄者山之言謂之直可也
謂之至則未也其借秦為喻彼以為殷鑒
而不知帝之故天勤民愛人惜費廣言路

崇譙讓杜與作却貢獻其本心也即位未
幾已可樂見山之所喻皆非帝之所短也
何必孽孽以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
特萬鈞為言哉又何必以周養千八百國
之民秦受千八百國之養為言哉當時廷

臣溺於秦之忌諱一旦覩此遂為之替名
曰至言以愚觀之帝之所短在於不能止
至善乃安於卑近忽於賢聖此非小失也
傳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所以興起天下萬世至深切矣惑於黃老

清淨而不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何惟乎
馳騁射獵以為娛擊兔伐狐以為樂哉苟
得伊傅問召之徒與之坐而論道吾見敬
之如神明信之如筮龜安在修之于家而
壞於天子之廷乎凡所以為此者皆鄙夫

之事而非聖賢之謂也雖然上之所求者

賢也下之所應者騎也山不能為醇儒而
欲其知王道哉
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孰可為痛哭者
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

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
下以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
非愚則波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
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
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錄曰文帝一時而有二賈洛陽之賈非穎
川之賈比也不惟其言皆當時之切要其
撫摘秦事中漢之膏肓故詳錄之雖然為
國以禮其言不讓天子猶且晒之大廷甫
臨遽為痛哭流涕長太息未免動之不以

禮未善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與
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欲天下之治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兵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
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眾而
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
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

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錄曰厥後晁錯主父偃之議皆本於此特以景帝不善而致亂武帝善用而致效其實生之論也夫文帝可為之時也去分封未遠大國之王老者已老弱者未壯漢之

所置傳相方握其事誠以此時潛分七國附六之勢默奪諸侯之權此不勞餘力也失此

不為卒致破斧缺斨之勞然則芒刀醜解之踰豈年少而迂我大抵漢之草創未有若封建之倉卒者周禮有大小宗之議有

祖禰廟之別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別于百世為大夫然則眾建諸侯斯其常分也安有身為王者支庶為匹夫富者五十城或七十城貧者無立錫之地此非但勢不通亦理之所必無也以帝之

明孝博愛不能講求其故幸而生者關其端不竟其說絳灌又從而非之然則士之不遇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問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而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

出藉借父擾組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碎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侶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爾今而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相廝耻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

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惟以為是適然兩天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御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錄曰此愚所謂中漢膏肓之病不可救藥者也夫以古之人所以必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必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必殊厥井疆俾克畏慕者豈好為是紛紜哉誠以商俗靡靡餘風未殄雖當重熙累洽之後不忘

敝化奢麗之非一則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二則曰驕淫矜侈悖由惡終而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克成厥終更三聖賢保釐一方然後知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之難也漢之興也始以馬

上得終以力筆治襲秦雜霸無乎不有甚者牽於黃老安得不動生之痛又我苟有成康之心求懋德克勤之老以資其垂拱仰成之功猶恐夜以繼日坐而待二之無及而紛紛以年少初學自之幾行而不長

太息乎

莞子曰禮義廉耻是謂曰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莞子愚人也則可莞子而少知治體則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爭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

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競幸而眾心疑惑宜如今定經制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

夫可為長太息者此也錄曰此為國之切務萬制之下所當深思也夫莞子吾徒所羞稱也尚知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何以堂堂聖人之徒反不知國乃滅亡之道乎夫姦人之幾幸自古而已

然也寵利之所任威權之所歸若蠅之無
禦而趨蟻之不約而赴而况人君號招附
翼之乎由是蕩然無復界限羞惡之心而
萬物之靈反蚊蚋之不若矣其所以必至
於滅亡者蓋以國之所以為國者人而其

所以為人者心古之聖人所以必於政貴
有恒辭尚體要正欲人心截然歸之乎正
曉然齊之乎一而後道洽政治膏潤生民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苟使無執守維持之
道天下貿貿焉莫知所從人欲肆而天理

滅國之喪亡無日矣此西都經制不立必
致王莽之禍而後誼之言始驗然則管子
豈真愚人也哉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
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

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豈
故不用哉然而曰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
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為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

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
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
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
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耶
錄曰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
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
術不可不慎也此所謂術即取舍之謂也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者惟恐傷人也

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者惟恐不傷人
也原其初豈誠性惡哉差之毫釐而謬以
千里此為治者汲汲於審所尚也夫以好
惡形於中而後取舍定於內聖人所以心
溥萬物而無心情順萬物而無情者誠以

好惡之不可殉也所好或私于一天下靡
然趨之所惡或陷於偏天下忽然向之帝
非不知仁義法令之美惡特以惑於他岐
無自固之志誼非無見而云然也使帝誠
有所擇以更制則善以立法則順亦何所

憚而不為哉雖然讓者其事也老者其心
也心不在於作為則祇見吾之多事矣
武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
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

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勉疆而已疆勉舉
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
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
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
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

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
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聚
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錄曰此天人首策也其曰勉疆去者即中
庸其次致曲通大賢以下而言也自漢以

來學者鮮能知之以舒之下惟發憤潛心
大業所得於勉疆者甚多也故大廷之際
首以為對非若後世據拾陳言不切於實
學者比也而帝方且天縱雄畧思欲為誇
古邁今之務區區勉疆行道彼豈甘心效

之我抑以質董而過漢之文武董之勉種
可行於柔克之君而生之通達宜施於大
略之主柰何天不曲成投非所入徒使百
世之下誦其言思其人論其世惜其主吁
嗟慨乎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
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
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
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
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
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
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
民不正也夫萬民之趨利也如水之走下不
以教化隄防之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
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
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
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
化行而習俗美也

錄曰自秦而後心學漸滅殆盡仲舒舉以
為言誠漢庭之指南也惜乎君以多慾臣
以正心投之猶轆之北而望其車之南夫
是而莫之首也有宋隆興藝祖方知此論
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

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
斯人也可與之論正心以正朝廷也而有
宋一代之治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物
殖仲舒之言孰謂果無驗耶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
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犯其上武王
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
康之隆因循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
而仁義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
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管子曰尊其所聞
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
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
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錄曰此二策也夫以人主之尊至屢再問
則其意可知矣舒不能變易其說益以尊

所聞行所知為言白黑黃猶何相若哉此
其所以悠然可想非若杜欽谷永之徒挾
其私智遲其詐說然則一言而可知何待
再屢而後變耶

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道之大原
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
堯三聖授而守一道亡揀撤之政故不言其
所損益也錄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
之文政用夏之忠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矣
錄曰此三策也夫舒之所陳堯舜三代相
傳之道也帝之所好權術功利文辭之言
也而丞相所奏罷則又申商韓非蘇張之
說也斯三者豈啻風馬牛之不相及哉必

欲棄百家尊孔氏蓋不用仲舒之策乎也強學問行其所知則異端邪辟之害日遠而高明光大之效日臻矣舍真儒而遠之而莊助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之徒並居左右安在其崇此抑彼耶然則帝之所謂

儒可知矣

府六

十二

時帝方招致大學儒者常曰吾欲云云而汲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時公卿皆為黯懼至有數黯者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諱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錄曰武帝能容黯而不能容顏異者以名

利之交勝也夫嘉唐虞樂效周者豈正言之可諱哉非樂而取之不得已也窮奢侈極嗜慾者豈交征之可辭哉非刑而威之不可得也是故多慾之言雖存于其心而反唇之譏實害于其政此或誅或否之所

以異也

征和四皇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日奏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令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之武備而已由

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民也

府六

十三

錄曰輸臺罪已之詔與奉天罪已之詔同

乎曰不同也武帝之悔發于本心所謂鳥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喜故

能一洗舊染之汗以就維新之化也德宗

之悟賴於陸贄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亦能反亂而為治易危而為安也自古言之動物聲之感人未有若斯之速者信乎風雲霜露變化莫

測日月交蝕光輝難掩後之王者其可忽哉

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勵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

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錄曰有商賢聖之君所以六七作者以其舊勞于外也有周盈成之主所以善繼述

者亦以所其無逸也蓋中人之情不見可欲則不能動所好不見可憎則不能返所惡帝雖高材好學使不與於閭閻安能知民事艱難吏治得失而中興伴德商周乎此非但生於憂患而玉汝于成天心益可

見矣

時丙吉魏相並為丞相相好觀故事數條漢與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吏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

府六

十四

賊風雨災變郡未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吉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為之語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後之相者莫能及焉錄曰漢自蕭曹以後所置丞相多舊故功

臣及材官武夫目不及文藝口不談詩書而去孫私之徒又反曲學阿世獨魏相起自賢良高第以嚴毅稱遭際孝宣遂能白去副封諫止征伐收霍氏之權遏滔天之勢向使賈董之徒遭際如此豈負於漢哉

惜乎我躬不閱我後反行其儀是以君子恒患言之不立不患德之無隣非特丙魏之有聲抑亦賈董之吐氣乎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莢乃圖書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陵侯姓霍氏其次張矣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錄曰麒麟閣之次蓋以擁立之功為最而所以圖繪之意則以四夷賓服而思股肱之美初不以蘇武之節操為之優劣也若以為誇示中國人才之盛則武帝之時殫心竭慮往往求泛駕之馬跣踵之士其所

以為使絕域之計至矣而李陵衛律紛紛降虜求其一九年而不變節者獨一子卿而已固足以嘆中國人才之衰也使武生還於世宗之朝必特以不次之位柰何白鴈書遲黑頭變早此武之危會非漢之得

策矧又呼韓邪之方難耶經生舉業之論類非聞道之言不可以為訓

成帝為太子幸酒樂燕樂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不衰元帝大恨附馬都尉史丹免冠謝上意乃解及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侯上問獨寢時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

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悟因謂丹曰吾病浸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丹唾涕而起太子由是遂定及即位元延中故槐里令未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

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軍師傳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

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若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故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錄曰史丹之青蒲朱雲之折檻皆一時盛事而不知果孰為得失也夫漢世之禍始于成帝王氏之篡成于張禹苟無史丹之諫必將易無斷之君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果行朱雲之言必將斬佞人之首王之為王亦未可知也惜乎丹也諫行雲也折檻其行者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其折者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也此則得失之所以分也

東漢書南陽鄧禹杖策追光武及於鄴光武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

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姑
既是常才而不自聰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
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
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
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齋肅賞罰明信

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完
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老武大悅

錄曰夫人誰不願垂功名於竹帛執九旱
為災則神龍困涸網罟不除則瑞麟惟殃

文叔不舉則南陽草莽爾何以能效其尺
寸耶今觀鄧禹之齡甫踰弱冠乃能洞曉
大計直欲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非草
草一介之夫可比至於在德厚薄之言又
默契仁者無敵之旨然則生之遠來豈真

欲仕乎將益信龍興而雲從麟至而瑞應
夫其為元功不亦宜乎

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光武乃
遣偏將軍今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救異曰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彭之酷

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
營堡降者遺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
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
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徒鬪然好
功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教無為郡縣所

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
降

錄曰帝之教焉異也不曰戒鄧禹之大而
一意乎定安集此可見為民父母之心也
夫以仁暴之不敵而馮鄧之一體焉之不

微之運其橋柱蓋有時而當然且能不失
其真正是可為人主之嘉尚矣若北宋本
以安石童惇蔡卞之徒而致亂高宗中興
復任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不以而過
此則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如是而不足

責矣

明帝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
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
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
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道李忠景丹萬修

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
蓋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
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錄曰愚觀雲臺諸將其謀謀氣象似不及
西京元功而能成蓋世之名何也蓋高帝

善將將光武善將兵訟達大用者將將之
術也才明勇略者將兵之本也是故背水
之陣雖高帝不能知而昆陽之戰光武所
由取勝借箸之謀非張良不能決而聚米
之畫老武見於目中使高帝而逢寇鄧未
必遽收桑榆之功光武而御韓彭未必能
成垓下之績此兩漢之將逢時遇主各有
不同而其成功則一者也

弘道錄



府六

九